蹭网蹭饭

□周太舸

年夜饭刚做好，就听见栀子嚷道，爷爷，咋没有网了呢？

爷爷是个慢性子，在围裙上擦了手，从裤兜里掏出手机，东摁西点半天，网络果然没了影儿。

大概是路由器坏了，栀子说。

坏得真不是时候，爷爷抠了抠头皮，你爸你妈等会儿就要视频了，咋办？栀子爸妈打工的地方有疫情风险，暂时不能回家过年，约好在今晚六点左右视频。

开流量嘛，爷爷。

你不是说套餐的流量早用完了吗？算了吧，给钱的流量太贵了。

牛儿家有网，要不我们去他家？栀子用手绞着麻花辫，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爷爷，声音怯怯的。

不去！爷爷嘴里吐出的字，像钢珠掉在瓷盘里，清脆，响亮。

栀子家和牛儿家虽是邻居，但多年不相往来。啥原因？栀子和牛儿都问过大人，可大人都不说，孩子们只是隐约听到好像是跟什么“宅基地”有点关系。栀子和牛儿上学同班，却不能直接到对方家里玩耍，因为两家中间隔着一道篱笆。篱笆是栀子爷爷用竹条编的，旧了，朽了，爷爷又重新编。要想在一起玩，只能背着大人走出各自家。

那年他俩偷偷在一起玩泥人时，牛儿奶奶看到，就想把牛儿叫回去，一不小心摔在深沟里，试了几次都没有爬上来。牛儿看到了，吓得“哇哇”大哭，沾着泥土的手把胖乎乎的脸蛋抹得脏兮兮的。栀子也慌了，忙喊爷爷帮忙。爷爷当时正挑粪浇菜，闻声愣了一下，一反常态连忙放下担子，一路小跑去把牛儿奶奶拽出了深沟，然后转身就走。牛儿奶奶人称快嘴婆，也一反常态没有说话，只是抬眼望着栀子爷爷的背影，捋了捋头发，又低头拍了拍身上的泥土。

爷爷，走嘛，我想和爸爸妈妈视频，爸爸妈妈也想看看您。栀子拽着爷爷的袖子，扭着身子撒娇，我去跟牛儿说说，行不？

爷爷不吭声。

栀子就一蹦一跳地出门，两条麻花辫轻轻拍打着后背。

不一会儿，栀子回来说，牛儿奶奶答应让我们过去。

爷爷随栀子来到篱笆跟前，双手用力抽出几根竹条。人能通行了，爷爷却不肯动步。这时，牛儿出来了，和栀子一左一右强拉硬拽，栀子爷爷才进了牛儿家。

牛儿奶奶已在堂屋的方桌上摆好碗筷放好菜。菜有团结甜美的红糖糍粑，清清白白的家常豆腐，五谷丰登的海带猪骨，压住魔鬼的魔芋鸭子，大吉大利的香菇鸡汤，年年有余的水煮鱼片，牛气冲天的蘸水牛肉等等……

牛儿忙着帮栀子的手机联网。奶奶边用干帕子抹方桌上方的椅子边说，栀子爷爷，坐这儿吧。

栀子爷爷搔搔后脑勺说，这哪行呢？

牛儿奶奶斟了一杯酒，见栀子爷爷还没有落座，柔声说，你和栀子就在这儿吃，就当是凑个热闹嘛。牛儿爸妈响应国家号召，过年也没有回家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栀子爷爷落了座。

四人刚吃一两口菜，栀子的手机响了。接通视频，栀子爸说，哇，老爸做的年夜饭好丰盛哟！栀子妈说，啥眼神，这是我们家吗？栀子说，还是妈妈有眼光！我和爷爷在牛儿家蹭网蹭饭呢。

栀子还想说话，可爸妈的表情凝固了，随后还挂断了。栀子爷爷放下筷子，抠抠头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牛儿奶奶也放下筷子，耷拉着眼皮，用手捋捋头发，掩饰尴尬。栀子和牛儿先前还叽叽喳喳的，此时也闭了嘴。一时间，热腾腾的堂屋安静了下来。

还好没静多久，牛儿的手机响了，是牛儿爸妈要视频。接通后，牛儿“叭叭叭”说了栀子和栀子爷爷来家里吃顿饭的事。牛儿爸笑着说，上回栀子爷爷拉了我妈一把，早该感谢您呢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牛儿妈说，今晚叔叔和栀子就在我们家吃好喝好吧。

这儿正聊，栀子的手机又响了，仍是栀子的爸妈要视频。接通，栀子爸说，刚才网络断线了。栀子妈说，大过年的，真感谢婶婶，这么好的饭菜招待啊！以前我们不懂事儿，您千万别再放在心上了。

怕菜冷了，视频都没聊多久。栀子爷爷慢慢饮酒吃菜，牛儿奶奶的话则多了起来，直劝栀子和爷爷多吃，快吃，吃了好看央视春晚。

提到央视春晚，牛儿说，奶奶，我想看栀子家的大电视。

栀子爷爷说，好啊，牛儿奶奶也过来看吧，凑个热闹。

牛儿随栀子先行一步。栀子回家插上网线，手机里的QQ和微信信息就叮叮咚咚闹腾起来。然后，两个孩子就笑得前仰后合。

第二天，栀子爷爷把篱笆全拆了。

遇见姜子牙

□王张应

周日闲暇，出去钓鱼。

鱼塘在城乡结合部。一边是机器轰鸣的建筑工地，一边是静谧无人的庄稼地。一块不大的水面，周围杂草丛生。显然，在一个忙忙碌碌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被时光暂时遗忘的角落。

水面无人惦记，水里野鱼生存无忧，来此垂钓者也就不用付费。

那天，我到之前，有人捷足先登。老柳树下，那人头戴长舌太阳帽，安安静静坐在一把小马扎上。

不远处停放一辆电瓶车。这人可能不是第一回来，好像轻车熟路。我是开车来的，车开不到水塘边，只能停在建筑工地围墙外。

我也走向老柳树，想借点儿树下荫凉。那位抬起头来，我才看清他长舌帽下的面孔。他朝我一笑，随口一句，你也来啦。这句话听起来舒服，老朋友似的，一点不生分。

看他脸面，听他话音，感觉他比我年长，该是六七十岁吧，从单位刚刚退休。我随即应和，喊一声老兄好。

他又是一笑，轻描淡写说，你叫我老兄怕不合适吧。

啊？那您贵庚？

你猜猜。

我看就六十一、二。

不对。

六十七、八？我咬牙放胆说。

不对。

那就六十四、五？

更不对。方向错了，调头向上吧。

您有七十挂零了？

七十你就别说了，直接跨过去。

啊？您有八十岁了？

不是八十岁，是八十多了。

八十二、三？在七十和八十后面，我刻意先后回避了两个敏感数字，三和四。大约年纪大的人都忌讳这两个数字，七十三和八十四。小时候常听奶奶说，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接自己去。我奶奶果然是在八十四岁那年，招呼没打一声就去了。

小伙子，你真不敢说。告诉你吧，我今年八十又八。他还是一笑，笑得风轻云淡，眼前水面上波澜不兴。

哇，真看不出来啊。老爷子，您过得这么好！我服了他，他叫我小伙子似也应该。虽然好多年没人这样叫我了。

我也坐下来，挥竿抛钩，开始钓鱼。我和老爷子离得很近，中间只隔一棵老柳树，一个在树东边，一个在树西边。

彼此静默。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塘中鱼。

同一块水面，位置邻近，钓鱼效果却大不一样。水里的鱼，好像有点欺老不欺少。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就拉起三条鱼。还都不小，半斤左右，有鲤鱼，有鲫鱼，还有鲇鱼。老爷子那边一直没动静。刚才从他身边走过时，看见他小马扎旁边小红桶里仅有清水没有鱼。这会子，那桶里仍然清水依旧。

最是令我佩服，老爷子一点都不为身边环境所动。他钓鱼时，目光直视水面，我在他身边一而再、再而三拉起鱼儿，他竟不扭头看一眼，一束羡慕的眼光都没给我。

敬佩之余，我心里有些好笑。心想，老爷子，您是姜子牙再世吗？您泡在水下的鱼钩莫非是个直钩子？

我心里对老爷子反复捉摸时，老人家那边有了动静。他提起钓竿，鱼线底端挂着一条寸长小鱼。相隔不远，我没看清那条眼睛长在尾巴上的鱼，到底是条什么鱼。但我终于明白了，老爷子放在水里的鱼钩，不是直钩子，也能钓起鱼。这下子，老爷子身边小红桶不再寂寞了。

谁知，老爷子根本不在乎他身边小红桶寂寞不寂寞，他把钩上小鱼摘下来，胳膊一抡扔进水塘。小鱼从哪儿来，又回到哪儿去了。

我猜想，这老爷子胃口好大，他看不上那条小鱼，希望有大鱼上钩。

想到大鱼，果真有大鱼上钩。老爷子手中钓竿弯成一张弓，那条鱼半天不出水面。老爷子有耐心，他并不硬拉鱼竿，而是平移鱼竿，将鱼拖到水岸边。

老爷子左手提竿，右手拽住钓鱼线，顺着鱼线摸到底。原来上钩的是一条金丝鲤，好大，该有两三斤吧。老爷子从鱼嘴里摘下钩子，双手捧起金丝鲤，如同欣赏一件艺术品，反过来，调过去，将鱼全身看了个遍。

随后，老爷子双手先下沉后上扬朝前一抛，那条金丝鲤便“噗”的一声落到水面，尾巴一摆从水面消失。我在一旁越发看不明白，老爷子是在钓鱼吗？

走啰，回家给岳母烧饭去。老爷子收起钓竿，倒掉小红桶里清水，折起马扎，放进红桶里。

您岳母高寿？我在一旁实在忍不住，问眼前这位八十八岁老女婿。

你再猜猜吧。老爷子仍旧淡淡一笑，笑得像个谜。

我哪猜得出。一般而言，八十八岁老女婿，岳母该有一百多岁吧？

怪人。他又一次让我想起姜子牙。

家的味道

□刘国瑞

一过腊月二十三，刘婶就里里外外忙活，扫房子、擦玻璃，炸丸子、炸三角、炸豆腐，脚不沾地。

“水生他娘，今年儿子不回家过年，你弄这么多东西干啥，吃不了不都得浪费。”刘叔一边帮忙，一边唠叨。

虽说儿子来电话说，今年单位生产任务紧，不放假，开三倍加班费，所以过了年再回家。但刘婶心里老觉得不忿，过年哪个单位不放假，哪个不回家？再说去年由于新冠疫情严重，水生就没回啊。

视频中的儿子脸瘦了一圈，双下巴成了单下巴，虚着两只眼，好像几天没睡好觉。

水生一个人在广东打工，一蹿出去就像脱了线的风筝，离家千里地。想想他孤零零一个人在外地，人生地不熟，刘婶心里挺酸楚。

锅里，水生爱吃的炸白萝卜绿豆面丸子个个滴溜溜圆，转着圈上下舞蹈，刘婶仿佛看到儿子站在旁边，两眼死死地瞅着锅里金灿灿的丸子，目不转睛。刘婶用笊篱捞出几个控控油，放进盆子里。水生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起一个，凑到嘴边吹上几口，试探着撂进口中，嚼一下，吸溜一声。

“慢点吃，小心烫着。”刘婶看着儿子狼狈相，总会笑着提醒。

炸完丸子炸三角，三角一着热，个个鼓起了肚，像个小元宝，飘在油里游来游去。又像公园里的碰碰车，你碰我，我撞你，一撞一闪，躲到一边。出了锅的金三角，牙一咬，酥得直掉渣，散发着浓浓的油香，是水生过年时最爱吃的小零食。

“你说他过年又不回来，心里想的个啥？”看到老婆这样忙碌，刘叔忍不住埋怨。

“还能想啥，孩子工作紧，忙呗。出门在外一个人，谁不想回家。”一汪清水在刘婶眼中打起转。

“孩子回不来，明天咱把炸好的东西抽个真空，给水生寄去，让孩子在南方也能吃到家的味道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好，好，我也这么想。”

当刘婶赶到村里代收点，围了五六个人，相互间不住打着招呼。

“刘婶，水生今年又不回来了？我家的也不回。”

“哎。这不，孩子工作忙，离不开。再说，国家不是说要减少人员流动吗，孩子过了年再回来。”办完手续，刘婶匆匆忙忙离开代收点。

一边走，刘婶心里一边默默念叨，但愿东西在春节前能送到儿子手里，想到水生收到快递的快活劲，刘婶止不住笑，也止不住泪。

大年三十，天空飘起雪，白芝麻粒大，一粒连着一粒，在天地之间挂上一道帘。顽皮的孩子们顾不得寒冷，雪一停，便叽叽喳喳迫不及待地跃出家门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快快乐乐地迎接着新年。

刘婶自从寄出东西后，就时不时把平时经常睡在抽屉里的那部老人机装在兜里，走到哪，带到哪，寸步不离。

电话铃响了，她急忙掏出手机，可手机静静的，在沉睡。

“水生他娘，快来，儿子来电话了。”刘叔在屋里喊。

“来就来呗，你接就行。”一边说，刘婶一边从刘叔手中抢过手机。

“孩子你好吗？“

“妈，我很好。儿子给你和爹拜年了，祝二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“

视频里，几个小伙子争相抢着镜头：“大妈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”

“哎，好，好！孩子们好。”

就看到那边出租屋里的旧茶几上，零散着各种各样的小吃，小伙子们吃着三角，碗里泡着绿豆丸子，上面飘着一层绿幽幽的香菜。

年 前

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

善用黄连

□梁刚

李雷当上了副县长后，老父突然变得唠叨起来。

李雷的父亲是个中医，三句不离本行，得知李雷常常加班熬夜，就会去电话：经常熬夜，津液耗损太大，容易阴虚火盛，血液粘稠。如出现消渴心烦，可以服用酒蒸黄连丸。

李父精通岐黄之术，尤其善用黄连。一次有位花甲老人找他看病，说自己平时很少生病，干农活也不输年轻人。只是近来头晕眼花，眼前不时呈现蜂蝶。多次就诊，医生说他年老体虚，血虚不能养目，故以“归脾汤”治之。但服药之后，老人情况更糟，感觉魔鬼缠身，更加心烦意乱。医生又予“礞石滚痰丸”，认为他是痰热之症。但仍未见效。

李父给他把完脉，又看了舌苔。然后问：晚上做梦是否常常梦见起火？老人说，对啊，对啊，梦里一直在救火。累死人了。李父说：你既非血虚，也非痰热。而是心火太盛。我给你开一味黄连。折一折心火。老人说，一味药哪管用啊？李父说，用对药，一味足够。

果然，老人只服用了一剂汤药，就心不烦、眼不花了。两剂下去，各种奇幻怪影立马全消。

李父用这味药给人治过胃溃疡、急性脑梗、皮肤湿疹、婴儿消化不良等，都屡建奇效，李雷当了副县长之后李父更是常用此药屡屡为其化险为夷。

那些日子，李雷应酬多，结果伤了肠胃，导致拉稀泻痢。李父叹道：身体都知道自救，你咋不能控制一下。李雷说：有些应酬我无法推脱。李父摇着头，嘀咕道：通因通用，还是要用黄连来整肃消化道，就用“滞下如金丸”吧。

李父又说，万物化生都有制约。就说黄连，用轻了，败浊难除；用重了，又恐伤及脾胃。所以黄连制成的“滞下如金丸”，必须先用姜汁浸泡，然后用土炒九次，研磨成粉后，再用姜汁水泛为丸。经过如此反复炮制，黄连治痢之功不减，而苦寒伤胃之弊便可消除。当干部也一样，要懂得制约，懂得克制人性的弱点，就像用生姜克制黄连的弱点一样。这样才能“如金”一般闪闪发光。

李雷服用了父亲开的“滞下如金丸”，泻痢很快痊愈了。这天他给父亲送来一大盒龙井茶，说是开会发的，吃不完，您老喜欢喝茶，就慢慢喝着吧。

李父瞅一眼礼盒，抬头问：干净不？别吃坏了肚子。

李雷说：爸你说笑了，茶叶是最干净的东西，茶多酚对各类细菌都有明显的抑制和杀灭作用，这你应该懂的。

但附加了某些潜在条件，就可能变得不干净了。

这你放心，参加会议是一群人，不是我一个。

好吧，李父勉强收下茶叶。但儿子走后，他一拆铁罐，里面还真藏着秘密……老人家马上拿起电话，扯着嗓门对儿子喊道：你说茶叶是干净的，你自己过来看，脏得很。

李雷说：爸，你别激动，慢慢说，茶叶怎么脏了？

李父说：每听茶叶罐都放了一张消费卡，每张千元，加起来有一万。这是什么？是贿赂！是腐败！

李雷听了也是一愣，旋即说：爸，千万别动气，这事我不知道，如知道，我哪敢拿来给你。你是谁，你就是黄连啊，是专门清除我体内污秽的黄连。我是谁，我就是哑巴吃黄连啊……

你别贫嘴，马上给我回来处理掉。

好，我马上回来把茶叶拿去交给纪委。

李雷拿走礼盒时，父亲仍不放心，出门前递给他一包黄连，说：这你留着，不为治病，只当是防范。你每天喝一口苦水警示自己，就当那些黄连是你爸，监督你为官清廉。

较 真

□陈立仁

丁诚做什么事情都较真，较真到八条牛也别想拉他回过头来。

那天，丁诚到女朋友家去，走到楼下，突然半空中落下袋垃圾，砸得他眼冒金星，鲜血直流。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冲楼上大声喊“谁家丢垃圾，砸到人了”，喊了半天，也不见哪个窗口有人露面。

忽然，丁诚看到那沾了一地的臭鸡蛋蛋液中有一道灼目的金光在闪亮，他蹲下来一看，是一只金灿灿的戒指。啊这……谁做饭这么图省事呢？他赶紧拾了起来，用手纸擦了擦，看清戒指上的刻字，就放进了口袋。

再喊，还是没人应声。无奈，丁诚就去找物业。物业经理摇着头说，又没有抓到现行，找谁说去？

丁诚较真的劲发作了，说，好啊，那我就去告他们！告这幢楼的全体住户。那些坐在办公室的物管员们听了，全都大笑起来。

接到法院传票，这幢楼全体住户惊呆了。他们聚在一起，喊冤的，指责丢垃圾的，骂丁诚小题大做的，甚至有人说要反告丁诚诬陷好人。

小区业委会聘请的律师来了。律师说，高空抛物已列入法律处罚条例，没有谁承认丢物伤了人，丁诚就把你们全告了，这也没错！现在，要么你们想法让肇事者站出来，和丁诚商量赔偿，请他撤诉；要么听候法院判决。有住户说，我还就不相信法院会支持诬陷好人。律师说，那当然不会，不过，要是开庭前没有人承认，全体住户共同赔偿是肯定的。

开庭前几天，业委会开了个全体业主会。先请丁诚讲述了那天挨砸受伤的情况，再请律师普及了高空丢物的危害和相关法律责任常识，然后请住户们就事论事谈感想。住户们发言热闹，认识到了高空丢物的危害，也懂得了伤害他人要赔偿的道理，但说了半天，丢垃圾的人还是不肯站出来。最后，业委会主任只好说，那就等法院开庭吧！噢，我忘了告诉大家，那天从半空中掉下来的，不只是垃圾，还有一只金戒指……

话没落音，八楼住户蒋阿妈猛地站起身来，嚷嚷道，好啊，我说我怎么做一顿饭的工夫金戒指就不见了，原来有人捡去了，还不快还给我！

丁诚问蒋阿妈，谁能证明是你的？

上面有我的名字。蒋阿妈理由充足。

哦！丁诚说，我明白了，这说明那袋垃圾就是你丢的。是吧？

这……蒋阿妈支吾着，说那又怎么样，你要不把金戒指还给我，我就告你“不当得利”。

蒋阿妈很懂法的嘛。丁诚说，金戒指是你的不假，可你扔垃圾砸破了我的头，那就得赔偿。丁诚拿出发票，说，医药费800块钱！

住户们纷纷指责蒋阿妈不地道，害得大家成被告。有人嘀咕，要把蒋阿妈家列入“道德欠佳”人家名单。也有住户问丁诚，早知道金戒指上有姓，为什么不直接找呢，而要起诉全体住户呢？

丁诚没有说话，驻社区成警官回答了提问。原来，那天丁诚已向成警官说明了情况，又把金戒指交给他保管，他既想找出肇事者，也觉得应该对全体业主来一次普法教育……

这一下，“较真”较出了小区业主学法、懂法、守法的好风气。

小犊（国画） 刘济荣

寒假第一天

□孔爱丽

签完女儿春节期间的留校申请表，再扫描过去，母亲被工作填满的心瞬间掏空了。她竟然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，破天荒收拾好办公桌上的东西，没等天黑就下班了。

晚饭过后，她信步走进久违的公园。

很久不见，树上挂满了灯饰。一对年轻的小夫妻紧盯着看了一阵。

男的说：这么好看的灯球，越看越觉得可惜……

女的说：是啊，来看灯的人都少了。

母亲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一座光与影交织的星空一般的灯光隧道在公园里延伸。赏灯的人都裹着口罩，但孩子们还是提着红红的灯笼，头上戴着可爱的牛角。

是的，牛年就要到了。年味已浓。

公园里龙腾桥的灯带像一把竖琴，一首歌曲响起，各种光影编织的灯光秀点亮了夜空。如果是往年，女儿一定会开心地拍个不停吧。

一股风摸了摸母亲额前的乱发。风竟然是从南方吹来的，春天就要到了。她微笑了一下。

漫无目的转了转，母亲就回家了。

夜里十一点。母亲打开微信语音和女儿聊天。自从女儿留校参与教授们的疫情统计和研究，母亲很少打扰她。但今天母亲规定，以后每天到这个时间段都要聊上一会，哪怕几分钟也好。

女儿说：自从带了师弟，才理解当初的师姐。

女儿说：最近的实验进展还比较顺利。

女儿又说：每天都吃盒饭，吃腻了，就是希望春节那天能吃顿好的……

当天夜里，母亲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煮了一大锅排骨，女儿抓着一根大的，啃得满嘴流油……